

NAME

EP 489 8/13/26.mp4

DATE

August 13, 2026

DURATION

1h 52m 7s

19 SPEAKERS

Del Bigtree

Jenn Sherry Parry, Executive Producer

Dr. Louis Fouché,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Male Speaker

Female Speaker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Paul Offit, MD, Director of the Vaccine Education Center,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Cory Booker, (D) U.S. Senator for New Jersey

Senator John Boozman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t for CNN

Dr. Jon Poling, Neurologist & Father of a Vaccine Injured Child

START OF TRANSCRIPT

[00:00:05] Del Bigtree

你注意到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广告了吗？我没有向你推销尿布、维生素、奶昔或汽油。那是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企业赞助商来指手画脚，告诉我能调查什么或能说什么。相反，你们就是我们的赞助商。这是由我们的非营利组织——知情同意行动网络（Informed Consent Action Network）制作的。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调查，如果你想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胜利，如果你想获得一针见血的新闻，如果你想了解真相。请访问 [ICANdecide.org](https://icandecide.org) 立即捐款。好了，各位，我们准备好了。

[00:00:44] Jenn Sherry Parry, Executive Producer

我们开始吧。

[00:00:46] Del Bigtree

开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现在都是我们一起走上《Highwire》节目的时候了。说到世界，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今年夏天我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世界巡回之旅。就在两个多月前，我去了趟法国，在那里我们放映了《一个不方便的研究》（An Inconvenient Study）。那里的医疗自由团体表现得非常出色，有时我们竟然同时在多达30或40家不同的影院进行放映。然后，我所在的影院进行的问答环节会被同步广播到所有这些影院中。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如你所知，我们向成千上万的人传达了《一个不方便的研究》（An Inconvenient Study）的信息。这真是太棒了。我还进行了一些我认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采访，这是在我称之为“寻找他们”（In Search of They）的巡回活动中进行的。以下是当时的精彩片段。

[00:01:58] Del Bigtree

我们刚刚抵达法国巴黎。我们正前往放映《一个不方便的研究》（An Inconvenient Study）的影院。这位是路易斯·富歇（Louis Fouché），他负责筹办了整个活动。但你刚才告诉我，这并不是唯一的影院。今晚正在进行放映。

[00:02:1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当然。我们大约有50家不同的影院在同时放映这部电影，我们正在为下一次放映做准备。我们希望达到100家，甚至是200家。我们正……

[00:02:26] Del Bigtree

哇。这有多神奇？

[00:02:30] Male Speaker

面对他整个行业的愤怒吗？

[00:02:39] Del Bigtree

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故障。不确定是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像中情局那样的……我们正准备开始问答环节，突然火警警报响了。

[00:02:51] Female Speaker

在你的电影中，可以看到正在遭受痛苦或已经死去的受害者。

[00:02:56] Del Bigtree

是的。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对话。我们确切知道，每年都有一些儿童因接种疫苗而丧生。

[00:03:05]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而受害者仅仅被看作是数字。有10到12年的时间，我都在向人们推销疫苗，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被引导去做了那些我现在认为是犯罪的事情。

[00:03:25]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我们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这是法国游行示威的主要集聚地。

[00:03:33]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随着示威者聚集抗议许多人所称的“卫生独裁”，法国各地的街道上都充满了愤怒。

[00:03:41]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所以很多人聚集在这里，然后穿过巴黎进行游行示威，并说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

[00:03:50]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巴黎以及全国各地的城镇都在进行游行示威。

[00:03:53] Male Speaker

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对我们的政治家说，不！停止这一切。

[00:03:58]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我们有着反抗体制的名声。

[00:04:02]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有20.4万人走上街头。但尽管闹得沸沸扬扬，就在同一天，默默接种疫苗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

[00:04:11]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法国拥有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的疫苗接种计划之一。

[00:04:16]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随着突然需要健康通行证——该证显示您是否已接种疫苗或在72小时内进行了PCR检测——才能进入餐厅、博物馆、咖啡馆和酒吧，而现在这一要求已扩大到任何服务大众的企业的员工。

[00:04:31] Del Bigtree

如果你已经在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你还怎么发起一场运动？这会让你选择放弃，还是会让您在2020年斗争得更坚决？

[00:04:39]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我拒绝在我的学生面前戴口罩。我被停职了三年。

[00:04:48]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60%的人说，政府早就该停止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了。

[00:04:52] Del Bigtree

这大概是第四天或第五天了，每天只睡3到5个小时。谢天谢地，我热爱我所做的事情。

[00:04:59]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福奇。

[00:05:00] Del Bigtree

托尼·福奇，你把他列为第一。

[00:05:01]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他就是第一。

[00:05:02] Del Bigtree

这件事的疯狂之处在于，它是有人在幕后策划的。 其规模席卷全球。 您是我采访过的级别最高的疫苗官员。

[00:05:13]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好吧，关于你的新片，我感到很震撼。

[00:05:17] Del Bigtree

我正前往里昂。 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比格特里。

[00:05:32] Male Speaker

如果我们已经做了。

[00:05:37] Del Bigtree

我们拥有的自由不会比现在更多了。 美国无法独自应对这场斗争。 我。 相信正在发生着一些远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宏大的事情。 这是在巴黎的最后一晚。 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旅程。 我们刚才就在拐角处的一艘驳船上，与法国的一些自由斗士一起喝着红酒、吃着奶酪，进行着交流。 他们都在说同样的话。 我们需要受到鼓舞。 我们需要被赋予力量。 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我刚才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现在不站出来，那我们就会输。

[00:06:19] Del Bigtree

我将分享一些我做过的最重要的采访和我们进行的讨论片段，其中一些可能有些重复，有些是为了看看他们是否在说同样的话。 但有什么新消息呢？ 我最终采访了一位我认为我迄今为止对话过的最高级别的疫苗官员。 我们谈到了主管法国疫苗部门的事情。 他们知道些什么？ 我们几分钟后就会谈到这个。 但首先，是时候收看杰克森报告了。 我正要谈谈法国存在的所有问题。 但美国这边情况如何？

[00:07:03]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好吧，我想谈谈新冠疫苗。 哦，太好了。 事实上，新冠疫苗技术，也就是mRNA技术，是一项全新的、新颖的技术，它之所以被强行推行，是因为，你知道，当时存在紧急状况。 好吧，紧急状况已经结束了，嗯，那项技术也结束了。 对吧？ 好吧，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看看这个。

[00:07:24]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您的流感疫苗很快可能会有些不同。

[00:07:27]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莫德纳已被批准用于有史以来首款mRNA流感疫苗。

[00:07:32]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昨天批准了该国首款使用mRNA技术的流感疫苗。

[00:07:40]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对于mRNA疫苗，你可以更快地生产它们，这意味着你也可以更高效地更新疫苗。

[00:07:47] Male Speaker

制作流感疫苗的传统方法是通过鸡蛋。 这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而这个过程理论上可以在100天内完成。 因此，这可以缩短周转时间。

[00:07:59]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除了我们在流感疫苗中看到的传统副作用外，似乎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信号或令人担忧的风险。

[00:08:06] Female News Correspondent

他们在试验中看到了两种严重的副作用。 一人患有低血压，另一人患有心肌炎。 但该疫苗的有效性高于标准流感疫苗。

[00:08:16] Paul Offit, MD, Director of the Vaccine Education Center,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每年有数万人死于流感。 如果接种了这种疫苗，你住院和死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它显然有效。 它显然安全。 我认为它是我们抗击流感武器库中的一个重要补充。

[00:08:31]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显然，我们这里有一种新的流感疫苗。 这是《纽约时报》。 这是发布这一消息的头条新闻。“FDA批准了莫德纳的mRNA流感疫苗。”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由于公众的强烈抗议，FDA改变了立场。 我不知道当时出现了什么样的公众抗议。

[00:08:47] Del Bigtree

我们必须拥有我们的mRNA疫苗。

[00:08:50] Del Bigtree

当然。好的。是的。确实发生了。

[00:08:54]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好的。于是你点进去阅读了这篇文章，摘录提到了普拉萨德医生。还记得曾任生物制品总监的维奈·普拉萨德吗？他接替了彼得·马克斯在FDA的职位。普拉萨德医生对莫德纳流感疫苗申请的主要批评是，它将该公司的疫苗与葛兰素史克（GSK）生产的疫苗进行了比较。而后者并不被认为是同类中最好的。在普拉萨德医生看来，这种策略旨在使结果偏向有利于莫德纳的方向。就是这样。没有安慰剂对照。事实上。

[00:09:22] Del Bigtree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吧？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仍在将其与另一种产品进行比较，但并没有其他类似的mRNA产品。我们……这不是……这应该使用生理盐水。老实说，顺便提一下，杰弗里，记者们一直在就此事给我打电话。而我要表达的观点是，你们似乎都分不清有效性研究和安全性研究的区别。你可以研究有效性。它是否比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更好？没问题，但你无法评估安全性，尤其是当市面上的那些其他产品从未在与安慰剂对照的试验中进行过研究时。大家似乎都对这个想法感到困惑不解。但你、我，以及观看这个节目的每个人。但继续吧。我们，我们来看看这种新疫苗还有什么荒谬之处。

[00:10:02]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是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安慰剂。事实上，他们选择了一个更差的对照组。如果你要选择对照组，他们选了最糟糕的之一。所以这显然掩盖了这些副作用和特性。所以这是在今年五月份。这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关于这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问题就在这里。知情同意行动网络（ICAN）实际上给FDA的独立VRBPAC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他们对此进行投票之前。他们警告了他们，我们实际上仔细梳理并向他们展示了科学事实。他们曾有过机会。这就是ICAN的信函。尽管存在风险，VRBPAC仍给莫德纳（Moderna）的mRNA流感疫苗放绿灯。你可以点进去，看到我们为他们详细列出的清单都是正确的。他们那不利的收益风险比，即它仅降低了0.8%的绝对流感风险，而不良反应率却高达6.4%。你可以看到令人担忧的患者死亡情况，他们在试验A部分的死亡人数比使用他们所用的标准流感疫苗时还要多，而且显然没有使用安慰剂。他们只使用了单个季节的数据。这项研究存在这么多问题，但它还是通过了。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以为Maha在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有关于这是如何发生的详细剖析。所以你可以看到，额，就在五个月前，这是头条新闻。

[00:11:22]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事实上，我们曾报道过这个头条新闻：“FDA拒绝审查莫德纳的mRNA流感疫苗”。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他们之前在《纽约时报》上说的那样，是维奈·普拉萨德医生。他公布了这封信。嗯，在这封信中他说道——这实际上是莫德纳收到的拒绝信，他说。我们予以拒绝。这是FDA。我们拒绝根据21 CFR 601受理这项申请。一堆数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它认为、判定该申请并未包含充分且对照良好的试验。因此，从表面上看，该申请不符合进行审查的条件。所以，回去吧。不要。别指望侥幸脱身。不要通过。走。你出局了。你完蛋了。还要记得，维奈·普拉萨德在任期间有一份泄露的备忘录，机构内部的人把它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上面是这样写的。“我们将要求”——这是维奈·普拉萨德对FDA员工说的话。他试图在那里建立一种文化。他说，我们将修订年度流感疫苗框架，这是一场循证灾难，充斥着低质量证据、糟糕的替代检测，以及用拙劣方法在病例对照研究中测得的不确定疫苗有效性。我们将重新评估安全性，并在疫苗标签上保持诚实。嗯，这听起来。

[00:12:38] Del Bigtree

那可不行

[00:12:39]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听起来像是一个愿望。

[00:12:40] Del Bigtree

是的。

[00:12:40]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不，不。事实上，正因为他对此进行了抵制，想必他、他、他、他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这就是《12位前FDA局长猛烈抨击普拉萨德收紧疫苗标准的举措》。他们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他们就这么仓促地炮制了这篇文章。当然，他、他辞职了，或者说关于他如何离开该机构，情况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最近才刚卸任。事情就是这样。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又说回这个了，这种mRNA技术，流感疫苗算是最容易下手的目标。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会看到mRNA技术现在开始在推荐接种日程中取代传统疫苗。而这将是一——呃，我和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家谈过。这显然将是首个纳入伤害赔偿计划的mRNA技术疫苗。那么其安全性特征如何？伤害赔偿标准表又是怎样的？这改变了一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举动。

[00:13:42] Del Bigtree

而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他们直接跳过了最初的尝试，通过“曲速”将这种mRNA技术推向了市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通过紧急使用授权，逃避了适当的安全临床试验，而这基本上是在，我想，100个病例之后就决定了。那是多少来着，40还是80？100？我忘记了确切的数字，但在研究的4万名参与者中，只有不到200人感染了。然后，就凭那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他们就声称其有效率达95%，并将其推向了市场。接着，因为当时已经可以获取了，他们就说，既然全世界其他人都能接种，那继续不让安慰剂组接种就是不道德的。于是，他们给整个安慰剂组都接种了疫苗。杰弗里，我们当时担心的是，他们现在会说，好吧，未来的每一种mRNA，我们都已经通过新冠疫苗证明了其安全性——可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逃避了安全试验。我们现在并没有处于紧急状态中，但他们现在基本上只是在依靠mRNA的安全性，而这也是你我都清楚的。正如我们所报道的，爆发性癌症、心肌炎、心包炎、过敏反应、血栓，你知道的，应有尽有，这东西绝对是一种灾难性的技术。正如我所说，我想尽量准确地转述 Bret Weinstein 的话，我觉得他总结得最好。大意是，这个 mRNA 是不是新冠疫苗中最糟糕的部分——刺突蛋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递送系统，这种旨在将抗癌药物带入大脑的脂肪脂质，并不会停留在它应该停留的地方。

[00:15:14] Del Bigtree

相反，我们知道它的设计旨在进入你的肝脏、进入你的卵巢，并基本上进入你的心脏，在心肌细胞内植入一种外源蛋白。而这正导致你的免疫系统现在去攻击这些细胞。你的心脏是无法再生这些细胞的。而且任何攻击，任何外源蛋白，无论这种蛋白有多温和，正是它的外源性会导致心脏产生疤痕。他说，这项技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认为这是解释至少该问题的最佳方式，即他们必须证明他们已经纠正了这个问题，而他们显然还没有证明他们已经纠正了这一点。因此，现在每个排队接种流感疫苗的人，都再次让自己面临承受各种伤害的风险。我想念 Vinay Prasad。我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感觉就像，你知道的，Bobby 为推行其议程而在身边组建的内阁成员全都被撤换了。而他就像孤岛上的一个孤家寡人，试图去创造奇迹。显然，由于某种原因，他无法阻止这一切。大势已无法阻挡。这，这是个坏消息。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该做的事。Jefferey，去警告公众。尤其是告诉你的亲人。这大概是针对 50 或 60 岁及以上的人群，对吧？目前是针对老年人的。

[00:16:27]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是的，是的，50 岁及以上，然后针对 65 岁以上的人群开通了快速通道。

[00:16:32] Del Bigtree

好吧。那么，让你所有在这个年龄段的亲人都知道，如果他们必须接种流感疫苗的话。也许可以选择其他款疫苗。显然，正如我们广泛报道的那样，一旦接种了流感疫苗，它会导致除流感以外的其他上呼吸道问题增加大约 4 到 5 倍。一旦你接种了那种疫苗。所以它只会削弱你的免疫系统。但事实就是如此。它只是在不断地推进。制药公司不会停止，除非我们最终把这一切都彻底关停。

[00:17:01]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我想说的是，在新冠疫苗推出期间，当我们近乎实时地报道这项技术时，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关注的人较少。而现在，有更多的人已经觉醒、警觉，并紧盯着这些举动。很多人并不赞同现在的进展方式。因此，整个行业都受到了警示，而且他们将持续受到关注。这不仅仅是关于疫苗的讨论。这也涉及到了另一个话题。现在这正延伸到农作物化学品和农药领域。就在上周，我们刚刚进行了《农业法案》的审议和修改。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份《农业法案》。他们必须在九月份之前就《农业法案》的各个方面达成一致，并推动其通过。所以，所谓的审议修改，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坐在房间里的一张长桌旁，逐行过一遍，然后说：‘我们同意这一行，还是不同意这一行？’ ‘让我们来辩论一下。’ 好的，下面是科里·布克（Cory Booker）提出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观看本节目的观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来看一下。

[00:17:56] Del Bigtree

好的。

[00:17:57] Cory Booker, (D) U.S. Senator for New Jersey

主席 主席，我请求发言以提出布克第一号修正案，并提请对其进行表决。谢谢您，先生。4月27日，我前往最高法院，与农民、农场工人、医生、工薪家庭的父母、癌症康复者，以及坦率地讲，还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集会，对一桩可能让巨头化学公司在其有毒产品致人患病时免于追责的诉讼案表达担忧。这次集会的名称是“人民对抗毒物”。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最高法院当时正在审理的一起诉讼案的关注，即“孟山都诉杜内尔”案，在该案中，拜耳公司请求法院提供责任保护罩，以便那些因使用有毒农药草甘膦而患上癌症的人无法在法庭上讨回公道并追究拜耳的责任。今年6月，最高法院赋予了拜耳公司这一责任保护罩。裁定环保署对标签的批准能赋予巨头农药制造商永久豁免权，使其免于因未向公众警告其产品已知健康风险而面临的诉讼。我的修正案做了两件事。它指出：我们被称为 FIFRA 的联邦农药法，并不剥夺人们在州法院提起未履行警告义务诉讼的合法权利。第二，它明确授权农药公司在其农药标签上增加关于癌症及其他严重健康风险的警告。它恢复了癌症患者在法庭上讨回公道的基本权利。它恢复了各州在生命攸关时要求提供更有力公共卫生警告的自主权。对于那些声称支持公共卫生和 MAHA 运动的同事们，这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机会。你不能一边声称想让美国再次健康，一边投票保护企业利润而牺牲癌症患者的利益。我敦促对该修正案投赞成票，以推翻最高法院这一误导性的裁决。主席 先生，在此，我提议对布克第一号修正案进行表决，并要求进行记名投票。

[00:20:16] Senator John Boozman

由书记员报告。修正案未通过。

[00:20:19] Del Bigtree

哇。

[00:20:21]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所以就是这样了。所以它卡在那里了。一旦他们对此进行投票，仍然需要其他机会，但他们没有投票。我应该说，一旦它通过审议修改，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政治报》，博兹曼。他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要在投票失败后重新召集农业法案的审议。他说他是农业委员会主席。他说，如果这事能在中期选举前通过，那将是一个奇迹。所以那里有很多紧张气氛。在试图通过这项法案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阻力。好吧，其中一个话题是……

[00:20:50] Del Bigtree

那是大——我的意思是，这是一整部农业法案，对吧？这不单单是草甘膦的问题，但究竟是草甘膦问题阻碍了整个进程，还是还有其他问题？

[00:21:01]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哦，还有其他几个问题。这只是其中之一。有很多农业界力量在拉扯角力，有很多行业试图在法案中塞进他们、他们、他们的利益条款。就像大多数大型法案一样，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所以这项法案有很多有争议的方面。额，我们，你知道，要把所有这些都讲完需要整整一个小时。但是草甘膦问题确实为像先正达这样的外国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免受诉讼的免责保护。额，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猜很多听众都知道草甘膦是有害的，但仅仅是在过去几个月里就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两个是非常大规模的。这就是其中之一。草甘膦，这种常见的农药在低浓度下也会破坏人类DNA。为什么这很重要？好吧，一篇关于草甘膦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研究人员在测试的最低水平上也观察到了细胞损伤，这表明人类接触这种物质几乎没有安全水平。这是首次对几种农药对DNA的影响进行测试，也是首个证实某些农药混合物同样对细胞具有毒性的研究。

[00:22:11]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还有一篇，这是在《纽约邮报》上的。 所以这些报道几乎每周都在进入主流视野。 “被 Maha 憎恨的除草剂”——也就是草甘膦——“可能会导致孕妇早产”。 报道称，研究表明，在怀孕 10 到 25 周（大约怀孕过半时）体内有草甘膦残留证据的女性，其婴儿提早至少三周出生的可能性更高。 早产是五岁以下儿童生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所以你绝对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正在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可能会说，我不用了。 我不用农药。 他们真的甚至都不在卖它了。 你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吗？ 你住在市政公园旁边吗？ 你住在市政大楼或写字楼旁边吗？那里可能会有绿地或庭院。 你必须注意这一点，因为药剂飘移是真实存在的。 它会进入供水系统。 这东西是有毒的。 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这绝非危言耸听。 这不是边缘科学。 这……你知道，我虽不想这么说，但这种化学物质对生物有毒，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定论。 它能杀死昆虫，也会伤害人类。 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00:23:11] Del Bigtree

我最近确实是在一次活动中和一位妈妈聊过，她说，我们没给孩子接种疫苗。 但他们有严重的自身免疫问题，各种呼吸和哮喘症状。 我们已经净化了食物来源。 我们只吃有机食品。 我们喝瓶装水。 我当时说，是啊，我是说，这挺难的。 她说，有太多不同的毒性影响了。 我是说，我丈夫是个高尔夫球手，我们住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这一直是我在质疑的事情。 我当时说，我是说，好吧，这不就找到了。 我们能不能，你知道，让他开开车，远离一下高尔夫球场？ 呃，直接住在上面，很有可能完全就是因为这个。 不管怎样，你能想象那些房子里都喷了些什么吗？ 杰弗里。 一如既往的出色报道。 期待周一在 the download 节目中见到你。 嗯，在那边做得太棒了。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开启新的一周，并聊聊一些影响我们生活的新闻。 嗯，在我们，在我们为《The HighWire》做规划的时候。 所以，继续保持这出色的工作。 杰弗里。 我们下周见。

[00:24:08] Jeffery Jax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The Jaxen Report, The Download

好的。 谢谢。

[00:24:10] Del Bigtree

你知道，当你考虑成为 ICAN 和 The HighWire 的捐款人时。 我只想让你看一看。 我们不能总是公开我们的战略，但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从各个方向发起打击。 我们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当看到那里的柯里·布克（Cory Booker）时，我想很多人会说，你知道，The HighWire 是一个保守派新闻网络。 事实是，我们没有政治立场。 我曾说过。 我在政治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只关注这些议题本身。 我不在乎是谁说的。 我希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能相信医疗自由。 我希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能说，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我的身体，我做主’。 由我来决定什么可以进入我的身体。 我希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能维护父母的权利。 这不应该有党派之分。 这些问题不应该具有党派色彩。 两党现在都应该指控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蔑视法律。 我将继续为这个梦想而努力。 我是说，人总得有梦想，对吧？ 无论如何，在我们怀揣梦想的同时，确实也有一些我们真正取得胜利的时刻。 当你资助 ICAN 时，我们就是通过销售 T 恤等物品筹集资金的幕后资助机构。 我们是为《人类对抗毒物》（People versus Poison）支付许可费用的人。

[00:25:14] Del Bigtree

我们组织了那场活动，正如科里·布克刚才所描述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农民与医生并肩站在一起。 再生农业从业者与主流农民站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做出改变的方式。 而且你看，这依然在起作用。 这依然是一种发声。 虽然它可能刚刚在投票中遭遇了失败，但这个声音依然充满活力。 因为我们点燃了那根导火索，我们点燃了那根导火索，它仍在继续燃烧。 这就是这些胜利的源泉。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谁来点燃导火索？ 它将从何处开始？ 谁会将人们带到最高法院面前？ 所以，如果您今天能够捐款，请成为定期捐赠者。 我们在2026年期间倡议的是每月捐赠26美元。 但无论多少金额都行，如果您想一次性捐赠一大笔，不喜欢按月捐款，那就那样做。 无论您能给多少，也将帮助您感受到一份胜利的喜悦。 尤其是当您听到科里·布克用我们的话表态时。 这就是这一切的全部意义。 说到言论，围绕着新冠疫情有许多讨论。 最常听到的是我们应该忘掉它。 我们应该把它抛诸脑后。 显而易见，它并没有成为过去。

[00:26:21] Del Bigtree

随着 Anthony Fauci 的新闻持续发酵，这成了当下的前线头条，而我一直在环游世界。 我原本以为自己对 Covid 已经几乎完全了解，直到我开始会见其他国家的这些专家。 你们看过了我们对我用意大利采访的深度解析，我想在那些采访中，我终于被迫面对了足够的证据，从而可以明确地说，这确实是某种形式的大流行病。 有一些提前制定好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无法解释意大利是如何，你知道的，步调一致的：他们是如何立即被告知不要使用 hydroxychloroquine 和其他药物，又是如何立即被要求使用呼吸机和 remdesivir 的。 他们又是如何立即表示，针对 Covid 会给你们支付更多的报酬。 现在，我们来到了法国，我正在和那里的专家们交谈。 请记住，我不仅仅是在和某位普通的医生交谈。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绝对是顶尖中的顶尖。 事实上，我所交流过的级别最高的疫苗专家之一即将登场。 但首先，让我从促成这次行程的那个人开始。 他也是建立医疗自由抵抗力量的领军发声者。 他曾是一名坚守一线的医生，拯救生命，直到他们试图摧毁他所做的一切。 这位就是 Louis Fouché。

[00:27:40] Dr. Louis Fouché,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路易斯·富歇医生。 这是我的名字。 我们在面对任何媒体时必须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与任何疫苗制药公司或行业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包括任何以任何方式赚钱的项目。 实际上，在此期间我几乎失去了一切，我的专业是重症监护和危重症医学。 你可以把我和皮埃尔·科里作对比，也许观众会知道他。 这意味着我们的绝大多数患者都处于危重状态。 就像我们是身体的管道工，负责呼吸和循环。 神经功能。 肾脏和代谢功能。 肝脏、消化功能以及血液功能。 我曾在马赛的公立医院工作，那是一家大型医院。 那是一家教学医院。 因此，作为法国第二重要的医疗机构，它正处于新冠疫情的风口浪尖。 我们被告知情况会非常糟糕，我们将启动所谓的‘大规模伤亡应对计划’。 你们会被患者淹没。 所以我们当时想，哦，天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当时很害怕。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收到来自巴黎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信息和诊疗方案，还有来自中国的，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使用瑞德西韦，应该尽早插管，不应该使用这个和那个。 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错误的。 瑞德西韦简直是垃圾。 我们以前就知道了，从埃博拉病毒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知道了。 尽早插管。 我们知道这不好，因为当你进行插管并使用机械通气时，就意味着必须进行镇静。 而如果你进行镇静，就意味着患者无法再活动。 如果不活动了，他就会流失所有的肌肉。 这会导致皮肤出现一些溃烂。 你必须给他们喂食，这会让护士承受无法承受的超负荷工作量。 而我们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的病死率是0%。 哇。 那些遵守了这些方案的人，他们…… 他们的致死率在30%到40%之间，这是非常惊人的。

[00:29:53] Del Bigtree

治疗起来困难吗？

[00:29:55] Dr. Louis Fouché,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不，这几乎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容易治疗的疾病之一，呃。正如我告诉你的，大部分病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插管，并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和进行肾脏替代治疗。

[00:30:05] Del Bigtree

你可以这样做。我习惯了要做一堆……而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这些事情。

[00:30:09] Dr. Louis Fouché,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只需要吸氧，然后等待和观察。对病人来说，大概会有2到3天很难熬，就像……像那样。然后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对病人来说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被隔离，因为他们——就好像他们得了埃博拉一样，他们的病情又是如此严峻。所以从心理上来说，看到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戴着大口罩，全副武装，就像是，噢，哇，哇，我怎么了？对病人来说，压力太大了，真的太大了，你知道的。

[00:30:41] Del Bigtree

所以你在你的病房里取得了100%的成功率。你的做法和当地的另一家医院不同。他们的致死率达到了30%或40%。你们受到赞誉了吗？他们为此庆祝吗？还有，世卫组织有没有派专家过来，说：‘干得太漂亮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好。’ You're doing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00:31:01] Dr. Louis Fouché,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当然。我收到了勋章。不，当我们告诉我们在巴黎和圣村的主管说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时，他们说，你是杀人犯。你是杀人犯。你不应该那样做。但我们的致死率是0%。这真是太疯狂了。媒体还在说，情况太严峻了。我们都会死。这非常、非常严重。你知道，我们必须通过TGV，也就是火车来进行转运。我们必须把患者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所有的病房都爆满了。但法国的重症监护室本来就经常爆满。因为我们有一项行政强制规定，床位使用率必须达到90%以上，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资金支持。他们会说，哦，你，你没有床位。你空着床位。空置意味着你们的护士没有发挥作用。我们要撤销你们的资金，你们会蒙受损失。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尽量保持满员，而这种组织方式使我们从未真正瘫痪，一切都进展顺利。但你知道，最后，我们在法国拿到了一份关于医院活动情况的报告，那个机构名叫……技术信息。国家医院信息技术局。他们说，在2020年期间，只有2%的住院治疗与新冠有关。而在重症监护室中，也只有5%的住院治疗与新冠有关。我的意思是，重症监护室爆满这件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谎言。这对我来说太诡异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发出求助，在我的医院发了一条消息说，我们能讨论一下到底发生了什麼吗？然后我收到了大约十条回复。非常刺耳，说我是阴谋论者，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但我也私下收到了另外100多个人的回复，他们没有公开，也没有把所有人拉进抄送里。他们私下里说，你是对的。我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麼？我很感谢你把这个问题公开说出来。

[00:33:05] Del Bigtree

他们不会成群结队地去做这件事。但在那之后，我是说，感到自己拥有权力的医生竟然如此之少，真是令人吃惊。当你看看这件事是如何被策划和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深知医生的本性。他们知道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攻击 Louis Fouché，让世界上像 Louis Fouché 这样的人噤声。这就是我所发现的。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是在 Covid 期间被清除的那批人。我们现在剩下的只有世界各地医学界的那些应声虫。那些只会言听计从的人，那些只会私下里对 Louis Fouché 说：‘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真的很感激。’ ‘但我不能发声。’ ‘我不会支持你，但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话。’ ‘天啊，我真希望你一个人能赢下这场战斗。’ 嗯，那些独树一帜的英雄们依然是最了不起的，而且可能是我们展望未来面对一场——他们一直在说不是‘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会发生’的——大流行病时的唯一希望。我有机会与 Christian Perronne 医生坐下来聊聊，他是级别最高的官员，这个人负责法国的疫苗项目，我想，大概有 15 年之久。事实上，他还负责世界各地的疫苗项目。那么，他知道些什么？他发现了什麼，又发生了什麼？这个人在 Covid 中期怎么会突然被盯上？我是说，他难道不是自己人吗？他难道没有参加最初的会议吗？他难道没有出席 Event 201 吗？他为什么不在那里？请看这段视频。

[00:34:35]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曾向政府提供有关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和疫苗接种咨询的主要公共卫生机构之一的主席，也曾是法国国家疫苗接种委员会主席，负责对法国的疫苗接种政策提供咨询和管理。

[00:34:55] Del Bigtree

我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是我采访过的级别最高的疫苗官员。首先，关于 Covid 发生了什麼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扎眼？

[00:35:10]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所以，当 Covid 危机到来时，我立刻看出这是一场巨大的操纵。而且多年来我在主流媒体中非常受欢迎。我有时会被卫生部派去，也多次在主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就疫苗接种、传染病危机等话题发表讲话。所以在记者中有很多朋友。在 Covid 危机爆发之初，从 2020 年 3 月到 8 月底，我每周都会被邀请好几次。每周我都上电视。是的。但是，呃，Macron 和他的团队以及卫生部长非常生气，因为我……

[00:35:55] Del Bigtree

你当时在说什麼？

[00:35:56]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正在拆穿他们的全部叙事。

[00:35:59] Del Bigtree

好的。

[00:35:59]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每周都是。

[00:36:00] Del Bigtree

确实是。

[00:36:01]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谈到了口罩、hydroxychloroquine，并回答了有关 PCR 检测的问题，这些检测旨在对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群诊断出假阳性病例。之后又谈到了疫苗等等。所以我只是.....

[00:36:20] Del Bigtree

具体来说。你认为 Covid 真的算是一场流行病吗？它对所有人都有危险吗？

[00:36:29]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不，它并没有那么危险。2020 年 8 月之后，政府非常恼火，以至于发布了一份新闻通稿，向所有媒体和电视台宣布，不再允许邀请 Perron 教授，因为他是个江湖骗子。

[00:36:45] Del Bigtree

他们向全世界公布，不再允许任何人采访你。

[00:36:49]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还有少数几家电视台继续邀请我，但最终他们被处以了巨额罚款。

[00:36:56] Del Bigtree

他们对电视台处以了罚款。

[00:36:57]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他们对他们处以了罚款。这个医院集团的总干事，我很了解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有时关系还挺友好的。有一天早上7点，我不得不去他位于巴黎的办公室。他递给我一封信，信里称我是一个江湖骗子，还要为年轻同事的死亡率负责，因为他编造了整件事，并且我被免去了科室主任的职务。我担任那个科室的主任，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大概有25年。在那之后，控制着法国所有医生的国家医师协会在纪律委员会上对我进行了审判，甚至连国家医师协会也想将我除名。他们想要吊销我的执业执照。

[00:38:02] Del Bigtree

哇，那真是相当.....

[00:38:03]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一个.....

[00:38:04] Del Bigtree

判决。

[00:38:05]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当我走出医师协会大楼时，那一幕真的很令人震撼。当时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那是几周后的事了。街上有3000人聚集来支持我。对我来说，这让我的心里感到无比温暖。你知道，因为有这些民众的支持。这太棒了。但那对我来说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00:38:33] Del Bigtree

你认为这背后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企图吗？

[00:38:36]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记得有一群德国律师送给我一份关于未来冠状病毒大流行所有可能情况的清单，甚至比尔·盖茨在巴尔的摩的那次活动中，在大流行开始前几周，他也做了一次专门的演练。如果你看看当时说了什么，那根本不是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病人的死亡。我当时并不在意那个。唯一的论调就是：噢，当大流行发生时，会出现一些不实信息。媒体记者中的虚假新闻。以及民众中的谣言。如何控制这.....这些虚假新闻。那是他们唯一的关注点。

[00:39:18] Del Bigtree

信息传播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

[00:39:20]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在那之后，我认为他们想要的，是始终让民众处于恐惧之中。 如果你还记得针对纳粹官员的纽伦堡审判。 是的。 有人问过。 我想那是戈林，或者是一个纳粹将军。 ‘你们是怎么做到那样控制人心的？’ 他说，控制民众非常容易。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威胁他们。 每天电视上都在说，你们明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 人们真的很害怕，他们纷纷要求接种疫苗来拯救他们。 这太可怕了。

[00:40:01] Del Bigtree

我是说，他是对的。 你只需要有恐惧。 恐惧。 只要有了恐惧，人们就会唯命是从。 显然，医生们也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 我的意思是，这家伙。 看看他是怎么描述自己，以及他所处的地位的。 他在负责疫苗项目。 他是你打电话请上电视的那个人。 他几乎就像是他们的Anthony Fauci。 但要是你理智地提出‘等等，有些事情说不通’，那可就糟了。 这根本不合理。 你们的数据错了。 这是错的。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变成了坏人。 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我这里还有一些Perrone带给我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解。 但首先我想谈谈科学之外，在实际行动中发生了什么。 你看，我们知道医生在控制民众，但大学呢？ 这是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数学家，就像我们谈过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能够处理数据。 这就是他的工作。 统计数据，凡是你能想到的。 这是他的天赋。 对于一个生活在没有猜测的数学世界里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那里只有事实。 这就是Vincent Pavon。

[00:41:13]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我叫文森特·帕万。 我是一名数学家。 我在一所大学工作。 在2020年的某一天。 我拒绝在我的学生面前戴口罩。 然后，我被我所在的大学停职了三年。 那时候，我成为了一名活动家，当然是为了捍卫自由，并与伪科学作斗争，特别是在数学和预测领域，因为自新冠疫情初期以来，那些决策都是基于模型做出的，尤其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做出的模型。 所有这些模型、所有这些预测完全都是错误的。

[00:42:03] Del Bigtree

你是否感到震惊，因为你无法与大学进行理性的论证？

[00:42:09]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是的，我真的很震惊，因为通常大学，你知道，是自由的土地，是辩论的土地，是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批判的土地。 而且它是一个讨论的空间。 我无法想象我的同事们竟然无法倾听理性的论点。 尤其是在数学领域，因为我们有着极高标准的证明，我写了大约100页的证明和数学计算，对我的同事们说，好吧，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我可能会错。 或者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请看看我写了什么。 但没有人这么做。

[00:42:57] Del Bigtree

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因为现在你谈论的是大学。 这甚至都不是医疗系统。 为什么你大学的校长会做出这种事？是谁在和他们对话？是谁在告诉他们去解雇任何提出疑问的人？ Who's talking to them? Who's telling them fire anyone that asks the question.

[00:43:09]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在法国，呃，在学校、大学，甚至对年纪很小的孩子，戴口罩都是强制性的。 而且你知道，通常在大学里，你可以自由地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进行教学。 唯一的条件就是宽容和客观。 所以我的观点是，客观而言，口罩是无用的。 因此，宽容就是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这很简单。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论点，可以供小学或中学的教师使用，以防止他们的学生戴口罩，你知道，口罩真的对孩子们有害。 而国家，大概是行政当局， 还有总统，不希望我在大学里提出这个论点，这样小学老师就没法使用了。

[00:44:09] Del Bigtree

我们不能让批判性思维这种“疾病”在这所大学里蔓延。 那会是个问题。

[00:44:15]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是的，一个大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当我被停职后，我开始，我开始写书，并且，你知道，开始思考政治和政治哲学。 我的问题是，你知道，极权制度是如何利用科学来统治人民的。 对我来说，这非常奇怪，因为科学并不是为政治服务的。 政治是自由的辩论，而科学…… 一旦你掌握了科学真理，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所以，如果你说科学是政治的基础，那么你就无法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 你知道，这是个有趣的思考。

[00:44:53] Del Bigtree

我之前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想想科学，比如数学，你是无法在数学上作假的。 数学只有一个结果。 这不是一一对此没有任何个人意见。 政治。 没有证据能证明某一种政治方式比另一种更好。 仅仅是个人观点。 所以这很有趣。 科学。 数学永远不应该卷入无法决定的事情中。

[00:45:18]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是的，没错。 如果生命被置于数学之中，你就可以决定任何事。 这就是原因所在。 你知道，法国政府告诉我们，除了数字，你可以怀疑一切，对吧？ 所以，如果一切都变成了数字，你就无话可说了。 这就是数学的危险之处，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数学，那么正如你说，人们就无法做出决定。

[00:45:48] Del Bigtree

他们没有自由意志。 真的吗？

[00:45:50] Vincent Pavan, PHD, 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 & Mathematician

没错。 正是如此。

[00:45:52] Del Bigtree

有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当然，显而易见，他在尼尔·弗格森的帝国理工学院模型中也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危险信号，该模型声称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这家伙，我的意思是，显然当我们谈到尼尔·弗格森时，他就是‘在失败中步步高升’的代名词。他错了。他曾毫无理由地让整个英格兰的牛群惨遭屠宰。哎呀，他在禽流感 and 口蹄疫上也预测错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比尔·盖茨的毁灭大师。而在这里，你有一位数学家在说，这一切都对不上。这就是我的本行。这些数字是错的。我们不被允许重新计算它们。不被允许重新计算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一直到大学层面都是如此。大学校长们被告知，停止数学，停止科学。这些都不被允许。而他们也顺从了。但我认为文森特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当时他谈到他认为危险在于数学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这让我反思了上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们这个本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应该实行‘政教分离’。

[00:47:02] Del Bigtree

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你的牧师，也就是你的宗教领袖说，上帝让我告诉你投民主党的票，或者上帝让我、让你投票给某某人，额，如果上帝是通过——你懂的——我正在倾听的那个人在说话，那你该如何反驳呢？那么我就无法辩驳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优势，或者是一个完全主观的领域。对于每一个政治家，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这其中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我们都知道他们可能都在撒点小谎，但他把数学也说成是同样的一回事，即如果政治依附于其上并声称，这就是数学，这就是科学。数学和科学本是不该有争议的。它们本应该是事实。而当他们声称这就是事实时，你便无法再投票，你就不再有选择余地。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专制，一个由科学设定的专制观念，因为它本该是无可反驳的。这里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这让我想，如果你一直在看节目，当时我曾提出质疑，为什么民主党人与福奇如此步调一致？他们所支持和信仰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想让功能增益研究继续下去。

[00:48:14] Del Bigtree

他们希望能够再次把我们封锁起来。他们不想停止这种做法。但这让我想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一直在说，对吧，民主党人喜欢说我们是代表科学的政党。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说我们是掌握了无可辩驳证据的政党。我们不容置疑。你们不被允许质疑我们，这完美契合了威权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你们不能质疑我们，因为我们掌握了科学。我的意思是，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科学只是代表他们行使了沉默权。但你看到他们想怎么利用它了。你不准质疑我。专家已经发话了。我们不看教条，你必须相信，因为这里毫无疑问。极其引人入胜。我心想，把数学和政治扯在一起谈。嗯，现在，如果在这一论点中有一个真正的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一切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你知道，除了我在意大利甚至日本发现的那些事情之外。但听听就在此之前在法国发生了什么。想象一下，你有一种非常适合这种场景的产品，但突然之间，它变得几乎无法获取，看看这个。

[00:49:26]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羟氯喹在法国以前是，呃，你在任何药房都不能无处方购买。你可以像买糖果、口香糖或润喉片一样购买它们。以前是这样。

[00:49:39] Del Bigtree

以前是可以像买糖果一样购买它。

[00:49:41]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是的。无任何条件柜台非处方购买。并发症非常罕见。在法国以及非洲和亚洲的前法国殖民地，几十年来有数千万人服用过氯喹或羟氯喹，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且这还是在疫情传到法国之前。我想那是在二月份。时任卫生部长阿涅丝·比赞通过了一项规定，将羟氯喹……就在疫情降临的几周前，将其列为强制处方药。

[00:50:18] Del Bigtree

不会吧。在人们对新冠有任何认识的几周前，法国卫生部长就决定通过一项法律，而羟氯喹当时还像糖果一样随处可买。你不需要处方就能买到它。现在，就在那之前，它突然必须凭处方购买了。

[00:50:38]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在那之后。当疫情席卷法国时，您治疗了许多患者吗？我遵循了他的方法，我在我的医院以及马赛治疗了许多患者。我们的死亡率是全法国最低的，而且我们发表了我们的经验。当时是以预印本发表的，我医院里作为团队的全体助手都完全支持我。

[00:51:06] Del Bigtree

那当时大家一定很兴奋。就像是，你们觉得‘我们找到答案了’。

[00:51:10]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但当我们网上发表这篇预印本时，呃，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医院集团的领导给我的同事们打电话说：‘如果你们继续追随你们那个愚蠢又荒谬、现在成了江湖骗子的老板，你们的前途就毁了。’

[00:51:34] Del Bigtree

但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在为你工作。他们亲眼看到了成效。没有人为你挺身而出。也没有人说你错了。

[00:51:40]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他们不够勇敢，从预印本网站上撤回了文章。我对此感到很难过，但我无法在我的部门内部和同事们对抗。这太艰难了。我孤立无援，而且当时，你知道的，《柳叶刀》（Lancet）上那篇来自 mirror 的造假论文...

[00:52:00] Del Bigtree

你是指 Surgisphere 吗？

[00:52:02]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是的。 该研究恰好在第一波疫情期间发表，声称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因服用羟氯喹而死亡。 就在《柳叶刀》发表的那天。 我们的卫生部长奥利维尔·韦兰（Olivier Véran）禁止自由执业医生开具羟氯喹处方。 我写了三本关于新冠危机的书。 第一本是，《他们有什么错误是没有犯过的吗？》 这是我于2020年6月出版的的书的书名。

[00:52:34] Del Bigtree

“他们有什么错误是没有犯过的吗？” 意思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00:52:38]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这本书在法国非常畅销。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他们感到非常恼火。

[00:52:44] Del Bigtree

我想重新温习一下他刚才提到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 我知道我自己，我几乎是全身心沉浸在这些事情里。 我对这些采访太着迷了，因为，你知道，这些微小的碎片都开始拼凑在一起了。 但如果你还记得羟氯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说，看，听起来我们有一种可能有效的产品。 我希望FDA能让它随时可用。 然后亨利·福特健康系统，由谁管理？ 马库斯·泽沃斯医生，我们影片《一个不便的研究》的核心人物。 这就是他的研究。 羟氯喹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 亨利·福特的研究发现，在使用羟氯喹治疗的人群中，死亡人数比未接受治疗的人群减少了50%。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那样，这必须被推翻。 还记得托尼·福奇吗，世界需要这种疫苗，它被仓促推向市场。 除非没有任何其他产品可以保护人们、拯救人们或帮助人们，否则他们无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突然之间，就是这个部分。 克里斯蒂安·佩罗内提到了《柳叶刀》的研究，也就是Surgisphere的研究。 而这改变了所有人。 每个人都说是，哦，看，羟氯喹是危险的。 Surgisphere：各国政府和WTO根据一家美国微型公司的数据修改了新冠肺炎政策。 事实上，全世界的医生都在说。 你们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听听这个，《卫报》的一项调查可以披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Surgisphere，其为数不多的员工中似乎包括一名科幻作家和一名成人内容模特。 那就是Surgisphere。 它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但没有人去纠正它。 他们利用那项研究声称羟氯喹是危险的。

[00:54:26] Del Bigtree

有人已经死去了。 这纯粹是小说家和色情明星捏造的鬼话，但即使在法国，他们也受到了波及。 他们就是这样把它关停的。 但那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涵盖的内容。 现在想想看。 羟氯喹。 Didier Raoult，这来自法国。 这个想法。 对吧？ 他是羟氯喹领域的权威之一。 就是他说这很容易治疗。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这是他们在大约十年前的最初 SARS 爆发期间发现的药物。 Tony Fauci 做过一项研究。 上面有他的名字。 羟氯喹不仅对治疗有效，而且能很好地预防 SARS。 所以他们知道该使用什么药物。 然后，突然在下一波冠状病毒传入法国的几周前，他们莫名地针对了一种被广泛用于治疗从河盲症到红斑狼疮等各种疾病的药物。 每个人都在服用它。 它简直就是非处方药。 人们把这东西当糖吃。 全世界都是如此。 突然之间，他们把它改成了处方药。 你现在需要处方了。 瞧瞧，在你最需要它的关键时刻。 它在几周后就来了，但现在你需要处方，而我们正对你封锁它。 我是说，那个时机，确实如此。 这……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 但天哪，当你把全世界的这些事情拼凑在一起时，这太惊人了。 所以我们封锁了一款有效的药产品。 我们阻止了 Louis Fouché 去拯救他医院里的人。 然后所有人开始接种疫苗，并像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那样受到了伤害。 好吧，你猜怎么着？ 你需要一个律师。 你需要一个律师来采取行动。 结果证明，有一位被他们称为“法国 Aaron Siri”的律师。 看看这个。

[00:56:13] Del Bigtree

当我来到这里时，他们说，哦，你知道，迪安就是法国的亚伦·西里。 你是一位人身伤害律师。 你是怎么涉足疫苗伤害领域的？

[00:56:24]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在2021年7月，法国政府强制人们接种疫苗。 不完全是强制性的，但我们有新冠安全通行证。 通行证。 所以你需要出示通行证才能进入餐厅、学校等。 所以突然之间，法国有了非常多接种过疫苗的人，国家还组织了公共场所让大家接种加强针。 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人们告诉我，我儿子的视力失明了。 接种疫苗四年后，我儿子在接种疫苗后心脏病发作。 所以通常我们一个月也就接到两三次电话，那也够了。 但是突然之间，我们接到了太多电话，以至于连我都感到心碎。 我当时在想，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个律师。 我看到有些事情即将发生。 当我开始接手这些案件时，问题在于，通常我起诉疫苗制造商，至少在欧洲，因为我们有相关的法规，这些法规是优于我们国家法律的。 有一项欧盟条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制造商都必须对其产品承担责任。 因此，当国家突然对我们说，哦，不，欧盟、辉瑞和其他制造商与法国、德国等主权国家之间签署了合同，我感到很惊讶。 而这份起初谁也没见过的合同里，有一些条款和规定，声称辉瑞和其他公司不承担责任。 这与我们之前的法律完全相反。 在新冠疫情之前。 我说，好吧，但如果我要求国家赔偿任何伤害，那么，首先，国家给的钱当然比辉瑞或其他公司要少。 对民众来说，通常要少30%，因为如果国家赔偿，是用你们的收入、你们的税款来支付的。 所以你能想象吗，突然之间，这种产品被分发给每个人，而我们却用自己的税款来为此买单。 以及这可能造成的损害。

[00:58:36] Del Bigtree

您曾有机会与 Aaron Siri 律师事务所开展一些联合工作。 跟我说说那个情况。 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00:58:43]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嗯，我们能聚到一起是因为非营利组织 ICAN 的帮助，也就是我所代表的那家非营利组织。 我们向 ICAN 提交了一个案例，解释说这是关于欧盟签署的那份合同。 辉瑞与欧洲成员国签署的合同中包含这一条款，使得欧洲的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辉瑞疫苗的真正受害者，而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合同都是非法的。 这些合同是通过短信谈判达成的，在……女士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女士与……先生 布尔拉先生之间，而《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件事，并称他们之间交流了大量信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发送了100条短信，而且……

[00:59:33] Del Bigtree

她拒绝透露那份合同的内容。 对吧？ 你拿到了多少报酬？ 她的丈夫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其中。

[00:59:39]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另外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在进行政府采购时，买得越多，价格本应该越便宜，而不是最后越贵，但在我们看来，我们买得越多，价格反而越贵。

[00:59:52] Del Bigtree

你拿到报酬了吗？

[00:59:53]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是的。而且，关于这些短信，……女士 欧盟的冯德莱恩女士说她把它们弄丢了。 这不可能弄丢。 所以欧盟公民应该能够看到这些信息的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欧盟出卖了权利，出卖了欧洲公民作为辉瑞受害者的权利。 他们说，不，我们签了这份合同。 你永远无法起诉辉瑞。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斗争的事情。

[01:00:20] Del Bigtree

所以法国这里几乎可能存在一个我们在美国没有的漏洞。 我们也许能够通过这里的法院系统对制造商进行直接打击。 而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巨大的免责保护墙。

[01:00:35] Diane Protat, French Attorney Specializing in Personal Injury, Protat-Snyder Law

正是如此。 也许欧洲存在一个漏洞。

[01:00:38] Del Bigtree

好吧，如果法国也有SIRI，也许法国也会有一个Del Bigtree和法国的ICAN。 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有一个名为Bonne Santé的非营利组织，由萨维尔·阿扎尔贝特运营，他还经营着一份报纸。 他懂媒体。 他开始像我们一样提出《信息自由法》（FOIA）申请。 他请来戴安娜作为律师来打这些官司。 在法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像一只咬住骨头不放的狗，极其执着。 我懂那种感觉。 这家伙和我一见如故。 看看这个。

[01:01:11]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这个，这个决定。 作为今天的一名经济学家，在创业之后，我经营着一家报纸，一家名为《法国晚报》（France Soir）的在线媒体。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法律部门，并试图提起一些诉讼。 例如，我们对比尔·盖茨提起了诉讼。 我们也对辉瑞提起了诉讼，以获取短信记录。 旨在披露阿尔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与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之间关于欧洲有史以来最大合同之一（涉及数十亿剂疫苗）的短信内容。 再比如。 每当有关于羟氯喹、疫苗或其他主题的科学研究发表时，我们都会阅读这些研究，并试着去理解它们。 我们试图找出是否存在任何偏差。 只要我们觉得有必要，就会写一封表达关注的信函。 我们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 我们针对《柳叶刀》门的研究就这样做过。 我们针对Recovery试验也这样做过。 我们针对《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接种疫苗者与未接种疫苗者的研究也这样做过，该研究认为疫苗更具优势，因为……

[01:02:25] Del Bigtree

这就是那项研究，他们好像要到……那是多久？六个……才开始观察研究对象？ 是六周还是六个月？ 两周后。

[01:02:34]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基本上，你有一个两周的时间窗口，在这期间，该人实际上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未被计入。 然后在此之后，你还有另一个六个月的时间段，他们会将此排除在外。 这是……这是糟糕的科学。 太可怕了。 嗯。

[01:02:47] Del Bigtree

我的意思是，这显然是操纵。 为什么不直接在所有人接种疫苗的那一刻就展示他们的情况呢？

[01:02:53]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但情况比这更糟。 这比糟糕的科学还要糟糕。 因为想象一下，一个受国家控制、名为 Epiphora 的法国组织，进入美国并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是的，一项研究。 这是一项由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机构所做的研究，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个人，从而产生巨大的后果。 因为如果一个美国人阅读了这项研究，或者从媒体上听到了这项研究，而且它被媒体所报道，被媒体和数据所使用。 这项研究的底层数据是无法获取的。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也无法获取这些数据。

[01:03:42] Del Bigtree

这太令人震惊了。

[01:03:43]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对这项研究进行同行评审的科学家也无法获取这些数据。 我认为这可能构成了背信行为或外国干预。 我们与包括 Perron 教授和 Martin 教授在内的一群科学家写了一封表达担忧的信，然后我们收到了作者的回应。 我们写了第二封表达担忧的信，在第二封信中，我们抄送给了 Jay Bhattacharya。 我们在这件事上抄送给了 Robert Kennedy。 我们抄送给参议员 Johnson，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外国干预会对美国人民产生一定影响，而且我们认为，一家美国出版物发表了一项外国研究——特别是在你明知 Marco Rubio 正在为和平进行谈判，而我们都在寻找干预、外国干预迹象的情况下——我们这里有证据表明这会产生一些后果。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手上有我们最新的信函。 关于那一封信，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回复我们。

[01:04:48] Del Bigtree

所以你们也在做和我们一样的事情。 通过发起多起诉讼，试图找到突破口、漏洞或软肋。

[01:04:56]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我们一直……嗯……在传播的信息，其实是我们试图在人们心中重建‘知情同意’。首先是告诉他们：你可以提问，你完全可以提问。如果你不提问，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也关乎民众自身的责任。 我们看到疫苗接种意愿显著下降，从五年前高达 90% 的接种高峰一路下滑。 今天，只有 70% 的人还认同并接种疫苗。 所以，现在人们开始质疑这一点了。 当谈到……这还只是整体的疫苗接种。 如果针对具体的疫苗，55% 的人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流感和新冠），他们不会接种疫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曲线正在呈下降趋势。

[01:05:51] Del Bigtree

现在的信任度确实大打折扣。

[01:05:53]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然而，我们向民众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失去了信心？ 因为我总是听到主流媒体说，这要怪像你我这样的人， 怪非主流媒体，怪阴谋论， 怪反疫苗人士。 但事实上，60% 的人告诉我们，不，跟社交媒体和反疫苗人士——所谓的反疫苗人士——无关， 我们失去信任并不是因为他们。 60% 的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谎言。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看法比这还要更进一步。 是时候了。 60% 的人表示，政府是时候该停止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了。 让我感到希望的是，回想 2020 年或 2021 年，当时有 85% 的法国人口接种了疫苗。 而今天，当有新的疫苗接种推广活动时，只有 10% 的人会去接种，90% 的人不会去。 所以，这是首个胜利。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希望的信号。 公众舆论在 2021 年受到了压制。 当时我们被看作是异类。 而今天，我们可能被看作是正确的一方了。

[01:07:11] Del Bigtree

是的，我们正让真相再次变得性感。 是的。

[01:07:15] Xavier Azalbert, CEO France-Soir Media

确实。 真相再次变得性感了。

[01:07:18] Del Bigtree

真是个棒极了的家伙。 我们实际上借了他的房子来做一些采访。 很漂亮的房子。 而且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一样。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而在法国，他们不仅对这个概念持开放态度，不仅如此。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并对疫苗产生质疑。 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研究正在法国进行。 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之前。 呃，在我们真正关注铝和所有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那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Roman Gherardi，他有一个研究所，里面的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铝。 我们有幸与该铝研究领域的最新超级巨星之一坐下来交流。 这位是Guillemette Crepea。 我希望我读对了她的名字，或者读得差不多，但是，呃，她在对铝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 看看这个。

[01:08:14]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我研究铝佐剂的毒性已经有13年了。

[01:08:18] Del Bigtree

特别是在疫苗中？ 还是在其他产品中，或者仅仅是在疫苗中？

[01:08:22]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只有疫苗。

[01:08:23] Del Bigtree

关于铝，你最近有什么最新发现？

[01:08:29]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当我们研究巨噬细胞性肌筋膜炎患者免疫细胞的细胞反应时，我们观察到它们在暴露于铝佐剂时反应不同，它们在产生足够的线粒体能量来应对这种环境因素方面存在困难。

[01:08:48] Del Bigtree

肌筋膜炎这个词。 它究竟是什么来着？

[01:08:51]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巨噬细胞性。 肌筋膜炎。 其特征是在接种含有铝佐剂疫苗的三角肌处出现肌肉病变。 这种肌肉病变中含有大量的铝，并且它与认知障碍和慢性疲劳相关。

[01:09:12] Del Bigtree

巨噬细胞。 所以这些免疫细胞，它们通过吞噬疫苗中的这些铝来试图保护我们。 那么，一旦细胞吞噬了铝，细胞会发生什么？

[01:09:27]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我的团队观察到，铝在巨噬细胞内的生物持久性长达29年。 它会激活自噬作用或炎症过程。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呃，这些患者体内涉及一种特定的自噬途径。 而在对照组中，涉及的是另一种自噬途径。 细胞的反应截然不同。

[01:09:53] Del Bigtree

所以这改变了它们的反应方式。

[01:09:55]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是的。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无法清除铝佐剂。如果你有一个能在细胞内表现出生物持久性的微粒，这实际上是对该微粒的一种保护。最后，在动物身上，我们观察到铝佐剂易位到了脾脏、引流淋巴结和大脑中。

[01:10:19] Del Bigtree

所以细胞基本上是在容纳它。它具有生物持久性。实质上，细胞保护了铝，使它能够留存下来，而不是被清除掉。

[01:10:30]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是的。并且可以通过淋巴循环运输它们，进入大脑内部。

[01:10:40] Del Bigtree

你刚才还说到它会影响线粒体。

[01:10:44]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我们观察到，当患者细胞中的线粒体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时，它们很难增加能量的产生。好吧。如果细胞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它们就不会清除。它们将无法消化这些微粒。因此，微粒会存留得越来越多。

[01:11:11] Del Bigtree

所以这是一种级联效应。它会不断增强。你的线粒体变得越弱，就越会让更多的铝残留下来。

[01:11:21]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重复注射铝佐剂是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关键点。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第一次接触是在孕期。所以这甚至是在出生之前。如果你反复对婴儿引发促炎性刺激，这正是导致小胶质细胞活性大幅增加的方法。如果你想增加作为大脑免疫细胞的小胶质细胞的活性，你必须激活它们一到两次。因此，如果它们正忙于应对炎症，它们将难以履行自身的功能，比如通过自噬途径来调节突触密度、引导突触修剪，以及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所有这类高度受调控且非常复杂的机制。所以如果你引发生症，它们就只会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它们就无法做好原本的工作。

[01:12:28] Del Bigtree

几乎在每一种疫苗上。在附带的警示标签中。副作用之一是脑炎，这在本质上就是脑肿胀。而你刚才说铝会增加小胶质细胞的产生，从而导致脑肿胀。你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警示标签中看到的脑病原因之一吗？

[01:12:49]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是的。这必定是原因之一。如果你引发外周炎症，你就会导致小胶质细胞发生非常持久的改变。所以，你甚至根本不需要让铝进入大脑。

[01:13:04] Del Bigtree

任何在孩子体内引发炎症事件的因素？是的。也可能会引发脑部炎症。

[01:13:11]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是的。而且这种改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01:13:15] Del Bigtree

嗯，这就是脑损伤，不是吗？是的。

[01:13:18] Guillemette Crepea,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Working on The Neurotoxic Effects of Aluminum Adjuvant in Mice

是的。确实如此。

[01:13:19] Del Bigtree

我想，这确实是我做过的最令人不安的采访之一。我们针对铝进行过很多讨论。嗯，你知道，他们已经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所以，看看她说了一些什么。身体里任何引起炎症反应的东西都会波及大脑。但他们之所以青睐铝，是因为它能引发最强烈的炎症反应，使免疫系统因极度恐慌而超负荷运转。这就是他们使用它的原因。所以这不一定仅仅是铝本身的性质，而是它会激活你的身体，引发炎症，导致你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正如她所说，其行为将永远无法恢复如初，被永久改变了。同样，她也表示，我们看到它会影响线粒体，切断你细胞的能量。你能想象把这两件事，不仅仅施加给一个出生仅一天的……接种乙肝疫苗的新生儿，而且在你怀孕期间，你接种的注射剂和疫苗中就含有这些东西，它们会进入正在发育的大脑。它会阻止神经修剪，比如突触修剪。它会干扰这一过程。我的意思是，噢，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把这东西注射进一个出生一天的……出生一天的新生儿体内，不仅是乙肝疫苗，还有维生素K注射液。当她谈到它如何切断线粒体的能量供应时，我禁不住想起了那个证据最充分的案子，因为那是唯一一个在疫苗法庭上获得赔偿的案件。汉娜·波林（Hannah Poling）。在他们把他的案件撤出疫苗法庭后，让我们重新看看她父亲乔恩·波林（Jon Poling）说了一些什么。记住，这个案件曾处于综合诉讼程序中。他们审查了六个案例。这一个案例本该触发那一机制。现在每一个自闭症病例都应该获得赔偿。相反，他们向公众隐瞒了这件事。为什么？再看一遍这个。

[01:15:06]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t for CNN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约翰·波林医生。他是。首先，他是一位神经科医生。他也是汉娜·波林的父亲。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她的自闭症。联邦政府已经承认，她的自闭症诊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疫苗导致的。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们就此咨询了许多专家。他们说，听着，疫苗绝不可能导致自闭症。你一位神经科医生。你也是汉娜的父亲。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01:15:31] Dr. Jon Poling, Neurologist & Father of a Vaccine Injured Child

嗯，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政府——实际上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经承认，我女儿的健康问题，也就是自闭症、脑病和癫痫发作，是由接种疫苗引起的。你知道的。

[01:15:47]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t for CNN

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都会感到震惊，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我们上过医学院，听说过疫苗的作用。显然，疫苗有很多好处。它们可以预防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危及生命的疾病。But but in your daughter's case, it turned out to be to be a problem. 但是，但在你女儿的案例中，它却成了一个问题。

[01:16:04] Dr. Jon Poling, Neurologist & Father of a Vaccine Injured Child

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会相信的。说实话，作为一名医生，直到这发生在我身上，直到我目睹了她的退化，直到我看到一个原本健康的18个月大幼儿退化成自闭症，我才相信这真的有可能发生。

[01:16:18]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t for CNN

所以，你的看法是，她必须先有某种易感因素。然后疫苗成了导火索，使她最终患上了自闭症。你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01:16:28] Dr. Jon Poling, Neurologist & Father of a Vaccine Injured Child

嗯，我不认为疫苗是导致像汉娜这样的孩子发生退化、患上脑病并退化为自闭症的唯一途径。可能存在多种诱因，但在我女儿身上，显然是接种疫苗。那是我们的经历。至于其他家庭的经历，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病例中，你知道，只有少数像汉娜这样，而其他人则是由于其他原因退化的。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已知的实体。

[01:16:58] Del Bigtree

所以，这就是乔恩·波林在谈论他女儿患有潜在的线粒体疾病，导致她对疫苗产生了不良反应。我一直在想，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线粒体疾病？我们刚才从法国的珍妮特那里听到的是，是铝。这就是它的作用。它会关闭你的线粒体。导致其功能低下，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如初。想象一下，美国每个婴儿在出生后24小时内都被注射了大量的铝。如果我们在最开始就破坏了他们的线粒体，而此后接种的每一剂疫苗就只是在考验。如果它们没能挺住，你的线粒体还能支撑多久？那就完了。你也就这样了。严重的脑水肿事件。你的线粒体没有能力去对抗并消除炎症。而现在你有了脑损伤，我认为其后果可能是很多种不同的情况。语言发育迟缓、自闭症、妥瑞氏症，在轻度脑损伤问题中可能甚至还有多动症，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进行研究。We shouldn't be speculating, but it's obvious where we need to look, especially now with this work being done in France. 在节目快结束时，我想探讨一下。我正试图弄清楚“他们”是谁。好吧，我其实得到了一些关于比尔·盖茨的内幕消息，这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因为克里斯蒂安·佩隆医生与比尔·盖茨有合作。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他实际上协助将疫苗项目推向了全世界。他非常擅长说服非洲接种疫苗，但看看他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什么。请看这个。

[01:18:42]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世卫组织联系了我。他们邀请我主持一个大型研讨会，参会的有许多来自东欧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几个讲俄语的共和国。呃，是关于麻疹疫苗的。

[01:19:00] Del Bigtree

你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负责让所有国家... 共同达成一项世卫组织的疫苗接种协议。那项协议是要说明所有这些国家都将... 怎么说，强制接种疫苗吗？

[01:19:14]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可以说是。呃，是的。是为了推动，呃，麻疹疫苗的接种。

[01:19:20] Del Bigtree

专门针对麻疹疫苗接种。

[01:19:21]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最终在上午结束时的12点，呃，100%的国家都签署了。有时我不得不主持有1000名呃不同国家代表参加的疫苗接种会议。我发现比尔·盖茨和Gavi基金会年复一年地在“殖民”世卫组织。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呃，我对于这种“殖民”感到，呃，很反感。是的。因为他了解Gavi基金会。他们一开始是有代表的。他们，当时有。他们没有出现在欧洲组中。他们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组会议。欧洲组当时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会。

[01:20:09] Del Bigtree

好的。

[01:20:10]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但我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全球组会议。刚开始时有两三个代表。几年后，有了十个。后来我发现，比尔·盖茨一直都是世卫组织的主要赞助人。当然。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法国人，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他在世卫组织工作，他告诉我一些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向我展示了他的工资单，他是由Gavi基金会，也就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直接发薪的。

[01:20:49] Del Bigtree

所以，这个人虽然在世卫组织工作，但却是由Gavi资助的。

[01:20:54]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发现了Bill Gates是如何组织起整个体系的。他的整个组织向所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接种越来越多的疫苗。而且。我还发现了“Gavi符合条件国家”这一概念。

[01:21:13] Del Bigtree

符合条件的国家。

[01:21:14]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有一些贫困国家，其医疗卫生资源并不多。例如，如果是有官方推荐的话，他们有6到7种被推荐的疫苗。然后Gavi来了，去找卫生部长、总统或国王，或者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说：哦，你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Bill Gates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位慈善家，呃，比如这种疫苗的价格是\$50。但是Bill人非常好。他会以\$5的价格把疫苗提供给你们。所以部长非常高兴。所以他们把这种新疫苗加入到了国家，呃，呃，推荐清单中。但是两年后，Gavi又回来了。哦，总统先生，部长先生，呃，Bill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但现在，呃，你们也必须为这些新疫苗付钱了。而且，呃，现在应该是，呃，你们应该像其他国家现在那样，价格不是\$5。真的吗？这不是一个合适的价格。例如，你应该把它提高到\$20。部长说，哦，不。但在这之后，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一旦疫苗被列入国家推荐清单，部长就很难再将其撤回了。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到处施加压力。所以如果你上网查看，就能看到符合Gavi资格的国家的名单，有些国家在某天突然就变成了不符合Gavi资格的国家，然后他们就必须支付高得多的费用。看，这真是一个，一个极妙的开端。

[01:23:02] Del Bigtree

作为符合Gavi条件的国家，他们可以获得折扣价来启动由Gavi推广的疫苗项目。他们启动了那个项目，然后几年后，他们回来并说，既然你已经加入了我们的项目，这是下一种疫苗，但你不再符合Gavi条件了。你必须支付更多费用。

[01:23:21] Dr. Christian Perronne,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t. Quentin, Co-Founder against Tick-borne Diseases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飞机上。我正从这次 Gavi 的活动返回法国，在飞机上我坐在比尔·盖茨的一位合作者身边。而这个人当时正在和他讨论。我说，哦，所以你们从富裕国家赚了很大一笔钱。呃，当你们，你们开始推广一种新疫苗的时候。而且由于价格极高，在实际制造成本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以及国家所承担的费用。因为你们在一年或两年内就收回了投资，而且.....在这之后，当你们以低得多的价格向许多所谓的穷国推广疫苗时，你们赚的钱比从富国赚得还要多。我记得他微笑着看着我。他说，哦，我看得出你很聪明。而且你理解了我们的运作方式。哇。他告诉我，是的，这是双赢。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次对话，并且我意识到了这一切在世界上是如何运作的。

[01:24:37] Del Bigtree

哇。

[01:24:39] Del Bigtree

这真的很令人吃惊。仔细想想，这让我想到了比尔·盖茨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反垄断诉讼。他当时所经历的诉讼。当时很明显他正在制造垄断。这是他最擅长的事，对吧？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我该如何控制一切？我该如何干掉竞争对手？我该如何窃取别人的创意并据为己有，然后消灭身边所有的竞争对手？但他被识破了。被当场抓了个正着。那么，你会怎么做？好吧，好吧，我要转战非政府组织了。我现在要开始无私奉献了。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但看看这种商业模式，对吧？作为一名慈善家，他投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世卫组织（WHO），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开始控制世界各地的医疗体系，然后投资疫苗。他让美国等第一世界国家支付所有费用，这样到头来，成本早已经被买单了。现在他进入了赚钱阶段，他去到第三世界国家说：‘我给你们一个优惠’，用5美元的价格把他们套进去。这就好比给吸毒者一包免费的海洛因，一旦你上瘾了，抱歉，现在我要收你全价了。现在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无法将其从清单中移除。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经济学杀手的自白》，你有没有看过去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帮他们建设基础设施来摧毁他们的故事？他正在建设医疗体系，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摆脱了。现在他们要支付全价，而他正大把大把地把钱捞进他的非营利组织里，买飞机、买房子、买游艇，四处游玩，就因为这被称为非营利组织。

[01:26:05] Del Bigtree

他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我一直存疑的关键问题是，人们总是不断告诉我，比尔·盖茨之上还有人。他只是我们在明面上看到的人。也许事实确实如此。我会继续我的调查。但我要说的是。他需要一个在他之上的人吗？姑且说他足够聪明，投资了整个世界卫生领域，而他的名字就在其中。他的名字在Gavi中。他的名字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中，他的名字也在W.H.O.中。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如果你为W.H.O.工作，你可能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或Gavi那里领工资，W.H.O.就是他的心血。那是他的控制中心。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在他之上的人？他需要别人给他出这个主意吗？因为无论谁有了那个想法。那都是未来统治世界的关键。这不是金融业。金融业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超出了金融的范畴。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恐惧中心。而他掌控了它。他掌控了口罩。他掌控了检测。他掌控了疫苗。我们刚刚发现，他正与Tony Fauci保持联系，他们甚至在一起写书。好了，说到Fauci，法国有一位记者。她认为那个人就是Fauci。她认为Fauci才是幕后老大。她绘制出了我见过的最详尽的人际关系网图谱书之一，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你见过吗？什么时候我一定要播放这段完整的采访，但这只是她针对我的问题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毕生调查心血的一部分。“他们”是谁？

[01:27:36]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我曾任职于法国电视一台，也就是TF1，那是第一大频道。我当时是一名出镜记者，为晚间新闻也就是主新闻栏目做过成千上万篇报道。我总是奔波在第一线。

[01:27:55] Del Bigtree

您现在依然是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吗？

[01:27:57]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没有。我在2018年离开了主流媒体。

[01:28:02] Del Bigtree

好吧。你曾是一名记者。你目睹了这一切。你一直在进行报道。嗯，除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之外，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吗？

[01:28:12]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这正是我当时的疑问。我们可以说的是，如果我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年表。

[01:28:23] Del Bigtree

是的。

[01:28:24]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默克实验室，他们为军队制造生物武器，并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室。德特里克堡是由默克实验室建立的。

[01:28:37] Del Bigtree

所以默克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室。

[01:28:40]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他们与政府合作开展生物武器计划，因为他们……他们认为德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事实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甚至日本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战争结束时，麦克阿瑟去了日本，带走了制定这些计划并杀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科学家。他说，现在你不用坐牢，但我带你回美国工作。你把所有的档案都交给我。他就是这么做的。

[01:29:20] Del Bigtree

所以我们把专家带过来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

[01:29:23]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在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记录了苏联的许多……呃，尝试。苏联科学家当时正在研究细菌和炭疽，以及所有致命的细菌毒素。

[01:29:44] Del Bigtree

是的。

[01:29:44]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致命的。于是他们去了美国，为美国工作。那是冷战时期。后来，他们继续研究生物武器，这当然是秘密，这是一个机密。所以在这之后，也就是1986年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关于疫苗的法案。

[01:30:10] Del Bigtree

免责保护，你懂的。

[01:30:11]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是的。在那之后，法律就出台了。然后是在 Twin Towers 和炭疽——你知道，炭疽——那是为了通过一项法律而策划出来的，也就是 Patriot act，而且这始终是一个威胁。然后你就面临着重重限制。

[01:30:33] Del Bigtree

剥夺了我们越来越多权利。

[01:30:35]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没错。你们的自由。然后就是 H1n1 1209 2010。这是真正的第一次大流行演练，但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失败，因为人们没有去接种疫苗，他们没有打那一针。他们说，不，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死人。对。而且当时没有检测。所以现在他们制定了完美的剧本。现在他们吸取了 H1n1 的教训。他们看到你必须制造威胁。如果这种疾病并不可怕，你就必须利用另一种流感或者某种说法来宣称‘这太可怕了’，而检测就是虚假的测试，因为你可以说‘我是阳性’，但究竟是什么呈阳性？个中把戏就是让人们相信，因为他们检测呈阳性，所以他们病了。

[01:31:38] Del Bigtree

所以，这件事最疯狂的地方在于它是幕后策划的，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它们是全球规模的，这意味着背后必然存在关联。是的。我是说，基本上甚至与我们的敌人关联在一起。对吧？我的意思是。

[01:31:58]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在这里你看到了 China。

[01:32:00] Del Bigtree

是的。

[01:32:02]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United States。这里有 Peter Daszak。

[01:32:07] Del Bigtree

好吧，这有点像是非政府组织。你有 Tedros Ghebreyesus、Bill gates、Rockefeller 和 Rockefellers，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知的现代医学的起点。

[01:32:18]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而这里是 China 的部分。

[01:32:20] Del Bigtree

好的。

[01:32:21]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高福、蝙蝠女侠、石女士以及另一位科学家，钟先生。钟教授。

[01:32:29] Del Bigtree

在您看来，这段关系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们是从哪里开始合作的？

[01:32:35]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我们有证据表明，彼得·达萨克在2003年出现第一代SARS冠状病毒时曾与谢女士合作。好的。你知道，2003年出现了第一次SARS冠状病毒威胁，而这就是向国会申请拨款并启动整件事的借口。然后就有了福奇。

[01:33:03] Del Bigtree

托尼·福奇，你把他列为第一号人物。

[01:33:05]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他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他与军方有合作。他是军方在生物武器方面所有事务的主管。他拥有双重身份，因此既可以开展民事工作，也可以开展军事工作，并且可以申请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是的。他向白宫和国会提出申请，他们说，哦，现在面临很大的威胁。给我们钱。于是他们拨了款，而由他来分发这些资金。而且他非常、非常地有权势，因为他控制着一切。比如，你知道的，自艾滋病时期以来就是如此。那他做了什么呢？他给了一个名叫生态健康联盟的非政府组织一大笔钱。所以他把钱给了这里的彼得·达萨克，他原本是英国人。而彼得·达萨克又把钱给了中国人。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的拉尔夫·巴里克，而功能增强研究领域的头号科学家，也就是最权威的人，就是拉尔夫·巴里克。你看，拉尔夫·巴里克在2019年初，也就是在大流行前的1月份，他去了中国，并为这些人，也就是中国人，做了一场讲座。那场讲座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制造一种能够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而当大流行爆发时，他却说，哦，我不知道。他也没提自己曾去过中国教他们如何制造伪病毒或人工病毒，顺便说一句，这种病毒正是此前出现的病毒的孪生冠状病毒。

[01:35:09] Del Bigtree

福奇是头号人物。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将军。他还在为某人效力。或是为某种势力。这是超级精英资金——比尔德贝格集团、洛克菲勒家族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你觉得这些都有参与其中吗？

[01:35:29] Corinne Lalo, Frenc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虽然具体的名字依然隐藏在黑暗中，但那些架构确实存在，而且都在这里。投资银行掌控了一切。所以，永远都是同样的铁三角。

[01:35:50] Del Bigtree

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差不多也是我的看法。 罗斯柴尔德家族、比尔德贝格集团，不管你怎么称呼这个隐形势力。他们真的存在吗？ 她的态度是，是的，他们当然存在。 但这实际上只是指现有的架构。 我们看到了这个架构。 不管外面有没有人控制，这都不重要。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架构。 我们必须摧毁这个对世界毫无益处的架构。 而那些主角，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未来。 他们是一个威权全球主义政权的一部分，该政权正利用健康问题来统治世界。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们亲身经历过。 你见证了这一切。 我们从未见过有什么能如此迅速、如此之快地行动，并摧毁我们的主权。 当然，在她的名单之首是托尼·福奇。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兰德·保罗所做的事情至关重要。 这足够了吗？ 藐视国会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吗？ 我是说，瞧，他正在努力抓住他唯一能触及的救命稻草。 这个国家的前代表们和乔·拜登竟然完全赦免了那个处于吸干地球生机的架构顶端的男人。

[01:37:10] Del Bigtree

而兰德·保罗正利用那唯一的线索大做文章。 也许吧。 他能查到拉尔夫·巴里克吗？ 我们能弄清楚巴里克到底在干什么吗？ 生态健康联盟，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到底有多少资金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切？ 我们需要所有这些事情的答案，而我... 我很气愤这个国家的一个政党正试图掩盖所有这些答案。 这比肯尼迪遇刺案还要严重。 那次谎言毁掉了一个人的生命。 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摧毁。 而当我们谈论谎言被戳穿时，我们必须想到我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 那些为我们挺身而出的英雄，他们坚守在真相之中。 那些急诊室的 医生们在纽约挺身而出，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正在这里杀死病人。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路易斯·福谢就是这些英雄之一。 这个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冒着一切风险，孤注一掷，结果被夺走了一切。 然而，他依然面带微笑，继续前行。 我要让他来为我们在法国的这些采访做结语。 听听当他仅仅只是说了真话时，他的生活遭遇了什么。

[01:38:2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我们创建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里有护士、医生和医院的行政人员。 这就好像是有些事情正在悄然兴起。 然后我们创建了 Covid，这是一个负责的小组。 于是，我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发言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协助进行协调，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重症监护医生的才能之一。 我总是像指挥管弦乐队一样，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渐渐地，我们建立了一个负责提供科学依据的小组。 另一个小组是和艺术家们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能只用脑子去理解这场危机。 这不是脑子里的事。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用心去理解。 所以法国的艺术家们，他们被我们的总统称为是非必要的。 对吧？ 是的。 你还记得吗？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说，不，在此时此刻，艺术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需要人们来讲述故事。 我们需要人们来写剧本。 我们需要人们制作关于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电影。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 YouTube、LinkedIn、Facebook 上，每次都会被审查。 即使是用幽默，当我们试图应对所发生的事情时，也会被审查、审查、审查。 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在一个月内，大约有 150,000 人关注，你知道，速度非常快。 于是我们开始聚集各地的人们，在法国各地建立起一个个小群体，法国全境有 250 个小组，而且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德国、西班牙、英国、加拿大也有。 我们变成了一家没有银行账户、没有行政结构的跨国公司，甚至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我们明白，我们不应该孤立无援，因为如果只有一颗脑袋，别人可以砍掉它，但如果你有一百颗脑袋，那就难得多了。 我们在法国各地有很多医生，所以我们说，但我们可以在家里照顾人们，我们有护士、医生、制氧提供商，我们提供了包含 C、vitamin D、vitamin ivermectin、嗯、抗凝血药物和家庭吸氧的方案。

[01:40:46] Del Bigtree

你正在建立一个地下网络。

[01:40:50]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

[01:40:50] Del Bigtree

对。 说我们没有遵守规程。 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都要去救人。

[01:40:55]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而且效果很好。 我们照顾了大约25,000人。 他们当中没有人死亡，而且去医院的人也极少。 是的。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做过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我给我的妻子打了电话，说，好吧，也许我要丢掉工作了。

[01:41:15] Del Bigtree

你当时有那种预感，你觉得会这样。

[01:41:1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我也感受到了，直觉告诉我恐惧是存在的。 是的。 我去了那里，大楼前有200人，他们说：‘加油，路易斯，加油！’ 虽然有安保人员，但他们是医院的保安，我都认识。 所以他们对我微笑，使了个眼色，说：‘路易斯，我们支持你。’ 去吧。 是的。 然后还有电视.....国家电视台也在场，你知道的，拿着麦克风问：‘医生，你会被解雇吗？’ 你会被解雇吗？ 哇。 他们说：‘我们相当惊讶，因为我们以为你是个被孤立的疯子。’ ‘但我们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10,000多封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挤爆了我们的邮箱，每一封都在说：保护这位医生很重要。’ ‘我们需要他的发声。’ 在他们删除了前10,000封邮件后，又有10,000封发了进来，而且源源不断。 哇。 所以他们很惊讶。 我开始明白这并非我个人的力量。 这是社区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我就像进入恶龙巢穴的骑士，但这位骑士是由社区和村民武装起来的。 在那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所以第一次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在法国，拒绝接种疫苗的医护人员..... 他们原本是要被停职的。

[01:42:42] Del Bigtree

所以当你拒绝接种疫苗时，事情就发展到了那个地步。 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你被解雇.....你知道的，他们其实只是暂停了你的职务。

[01:42:49]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这很畸形。 你知道，这太扭曲了。

[01:42:52] Del Bigtree
而你辞职了。 你就没有收入了。

[01:42:54]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没有。

[01:42:55] Del Bigtree
而且……而且你没法让他们解雇你。 如果你接种疫苗，你就能找回工作。 是的。 所以你只是被停职，直到你真的……

[01:43:03]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那是恐吓、施压、胁迫，赤裸裸的胁迫。 但我跟我的妻子决定说“不”，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我是说，我没……

[01:43:13] Del Bigtree
在那个时候有孩子吗？

[01:43:14]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 我有三个孩子。

[01:43:16] Del Bigtree
三个孩子。

[01:43:1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还有房贷要还。

[01:43:18] Del Bigtree
还有房贷要还。

[01:43:19]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而且……

[01:43:20] Del Bigtree
没有任何收入进来。

[01:43:21]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就像是面临一种抉择，去做出选择。 就像摩西过红海一样。 你知道，海水分开，但你不知道那会不会发生。 所以你需要让海水淹到这里，然后等待奇迹。 但奇迹真的发生了。 我是说，当决定做出后，所有的事物都在帮我坚持下去。 我有时间去组织抵抗运动和建立抵抗网络，因为我不用再工作了。 停职持续了606天。 哇，这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01:43:57] Del Bigtree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我撑不下去”。 换作别人，我们是撑不下去的。

[01:44:01]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她每周都来。 他是我一起吃午饭的朋友，每次他都会带肉来。 但每次他都带得太多了。 我第一次就对他说，哦，这真的对我们来说太多了。 你带回家去吧。 但他会说，不，不，不，留着吧，放进冰箱，我不在乎。

[01:44:18] Del Bigtree
他吃午饭带了太多食物来。

[01:44:20]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这其实是在给我的孩子们提供食物。 是的。 确实是。 这在我们那条街上养活了我们。 你知道，那是一个医生聚居的街区。 所以街上的其他医生，我们彼此都认识。 他们知道我对新冠的看法，他们并不同意，因为他们深受宣传影响。 是的。 但每周都会有一个装着牛角面包的小篮子。 挂在我的门上，给我的孩子们。 而且我知道他是谁。 那个每周都这样做的人。 他从不，从不留下名字，也从不说自己是谁。 但我确定我知道他是谁。 他虽然在新冠问题上和我有分歧，但他认为停职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他无法赞同那样的做法，所以他想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当我决定放弃一切时，实际上，我是幸运的。 我拥有的比我需要的还要多。

[01:45:07] Del Bigtree
幸运。 是的。

[01:45:0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法兰西王国以及医学界已经有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腐烂。 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我才刚刚看清这一切。 我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了这一点，但它其实一直都在，有些人早在十年前就看到了，还有些人在20年前就看到了。 工业化的做事方式旨在用工业取代手艺人的工作。 这是在试图追求完美，而不是保留手艺特色。 如果我们追求完美，那错误出在哪里？ 错误总是出在人身上。 如果人类代表着不完美，也许我们应该除掉人类。 这在纳粹主义时期发生过。 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 纳粹主义和超人类主义都是为了消除人类犯的错。 而在我们的医学界，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消灭病毒，如果我们想摆脱——每当你听到‘消灭’、‘抗击’这些词，所有这些词都与战争和毁灭有关。 但这与生命无关。 在这个崩溃的系统中，我们该如何转变？ 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夺回我们的主权和自主权。 这真的很令人鼓舞，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崩溃系统所打开的所有缺口中，人们正在有所作为。 我们有一位名叫拉·封丹的人，他写过关于狗和狼的故事。 你知道，那只狗长得很大，吃得很好，一切都顺心顺意。 是的，它过得很舒服。 而那只狼则是那个样子，你看，它连毛都没了。

[01:46:47]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他一直在奔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 那只狼走近了狗，狗说：你知道的，你只需要跟我走。 来吧。 主人会给你吃的。 你会过得很好，跟我走吧。 狼说：好吧，那应该挺好的。 也许我该去。 但过了一会儿，它看到狗的脖子上有东西，便问：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狗说：哦，那是我的项圈。 我的主人就是用它来控制我的。 然后狼就消失了，它现在仍在奔跑。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它仍在奔跑。 所以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狼。 虽不舒适，但自由是无价的。 我必须说，我无怨无悔。 在法语中，我们有两个代表“希望”的词，其中一个词是 espoir。 espoir 意味着你正在等待某些非你能掌控的事情发生。 会有一个拯救者出现。 会有一个弥赛亚出现。 会有人来解放你。 这一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什么弥赛亚。 我什么也不等。 没有人会来。 是的，我们就是那个人。 是的。 当你不再孤单时，你就可以改变世界。 唯一需要的是你付出能量。 你点燃第一团，呃，第一团火焰。

[01:48:14] Del Bigtree
当然。 星火。

[01:48:15] Dr. Louis Fouche, Anesthesiologist, Ambassador, ReinfoCOVID Organized “An Inconvenient Study” French Screening

是的。 第一点星火。 是的。 你点燃了星火，接着那个桶就…… 你改变了世界。

[01:48:22] Del Bigtree

好吧，如果说我在环游世界时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确实休戚与共。 当你们支持我所能做的工作时，我曾说过，我们完全是在讲求策略。 我战略的一部分就是确保我们不是最后一个坚守的阵地，确保美利坚合众国不是这里唯一的战场。 如果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就不可能赢，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只需要一次总统大选就能决定。 真的，这就是剩下的一切了。 我们拥有的只是这层极其薄弱的防线。 我并不是说特朗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 我也不是说你们必须投共和党的票，但我会说，拭目以待吧。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试图掩盖福奇事件、且不认为调查大流行期间发生的事情有多重要的人上台执政，那会怎样？ 我们为什么会被欺骗？ 哪些是谎言？ 哪些是真相？ 我们投资了什么？ 我们资助了功能增强研究吗？ 任何告诉你这无关紧要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息息相关的事件，不仅是在我这辈子——我们很多人会说，哦，这是我这辈子发生过的最疯狂的事。 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疯狂的事。 再举出一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使用完全相同的一套谎言和基础设施（正如科林所说）来对付全世界公民的例子吧。

[01:50:02] Del Bigtree

现在我们知道了，无论他们是无意为之还是故意如此，他们都大错特错。 正如 Christian Perrone 所说。 他们有什么是没搞错的？ 有哪怕一件事他们做对了吗？ 当然。 每一个政府都想掩盖这一切。 当然，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医生都想掩盖它。 当然，每一个充当其宣传工具的新闻机构都希望它消失，再也不要出现。 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你猜会怎么样？ 这不需要太长久的记忆，因为等我们再次深陷其中时，自然就必須想起来了。 我周游世界是有原因的。 我们正在到处点燃真相之火。 凡是能被点燃的地方。 我们正在努力支持法国的 bonne santé。 我们有 Erin Siri 在与他们的律师合作。 我刚刚就在英国。 我们能在英国筹集资金吗？ 无论你身在世界何处，现在我们需要齐心协力。 我们是知情同意行动网络（Informed Consent Action Network），这个网络遍布全球，我们将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企图通过“健康”这个词来建立的威权统治。 你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落入他人之手，你最好感到非常害怕。 我们同舟共济。 我们是遍布全球的一家人。 我们都在觉醒并达成了相同的共识，而且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下周，我们在《The HighWire》节目中再见。

END OF TRANSCRIPT

